

报载，企业家马云的一幅书法拍出四百多万元，一幅油画拍出三千多万元，让艺术界吃惊不小。我倒觉得没什么好惊的，因为当今决定艺术品价格的不全是艺术本身。

譬如，土豪钱多任性，愿意出高价为人捧场，附庸风雅，有何不可？

譬如，慈善拍卖，事业成功者出巨资购买一幅普通的字画，屡见不鲜。

再譬如，莫言的一张普通毛笔字拍出了 30 万元；倪萍的字

画拍出价远远高于一些书画名家。显然买家不是冲着艺术，而是冲着身份。

再譬如，某美院的同桌毕业后，一个善于投机钻营，搞关系往上爬，坐上了某书协主席的宝座；另一个低调为人，不善奉承拍马，权钱交易，喜欢宅在家里读书写字。尽管他们的水平不相上下，但前者数万元一尺，后者仅数百元一尺，显然人贵则字贵。所以每到书画界换届改选前，不少画廊都要进一批有希望上台的货，押对了，就可以发大财，押错了，忍痛“割肉”。

再譬如，活人的总比不过死人的，作者去世了，价格就直线飙升，而且越久越贵。某收藏家就直言不讳地说，他其实不懂书画，而是以纸张新旧论价。王羲之故世后，他的《兰亭序》传到了智永手里，你出多少价他都不卖。但王羲之在世时，曾写过多少张《兰亭序》送给求书者。善于创新的颜真卿的字，当时不仅卖不出去，还被人家贬为“墨猪”。苏东坡的字当时也不

值钱，而现在他的几个字就是数千万，还不知是真是假。梵高生前只卖出一幅画。毕加索生前一幅字只卖几十美元，他送给他的司机数十幅，送给一个电工朋友 200 多幅。他去世时积下了数万幅画作，现在他的画动辄就是上亿。

再譬如，字的价格和话语权也有一定关系。某画家有不少媒体界的朋友，他的画自然就有了更多抛头露面的机会，知名度上去了，价格也就上去了。

再譬如，不少拍卖行玩策略，把一些高端品的底价故意定得很低，吸引大批买家光顾竞拍，结果最终拍出价远远超出预期。

再譬如，书画的价格与愿不愿意“出点血”也有关系。我就碰到一次，某拍卖行来电说愿意推销我的作品，价格 5000 元一尺，条件是每幅须支付 3000 元宣传推介费。我想，如果卖不出去，推介费不是白付了，我胆小不愿“出血”，结果对方立马挂了电话。另，如果书画家愿意花几万块钱在艺博会上租个摊位，那么价格就随你说了。

再譬如，艺术的价值不等于价格，它与作者的人格修养则颇有关系。程十发说过，他的画送人的多卖的少。他说，艺术是大家的，喜欢就是物得其所。家父曾求得沈尹默书法一幅，沈老幽默地对家父说：“艺术无价，无价就是无须支付银两。”上海有位书法名家还主动要求画廊降价销售他的作品，说价格高了影响不好。

摄影家丁和给我看他收藏的两枚和田白玉的挂件，中国古代仕女，而且是裸体，最高不过 230 毫米，最低只有 80 毫米。用玲珑剔透来描述，稍嫌粗糙了，我的感觉是，温润灵动，气息贯通，充满了生命体征。

我见识过不少和田白玉雕刻作品，用精致，精巧，精细，精到之类修饰词来定义，都不过分，而对于眼前的两枚玉雕，恕我腹笥甚俭，竟然无词可拈。我不知道用一个“活”字是否能把它们身上溢出的“精气神”摄取出来？

中国古代人物画，所涉衣带，笔法上有“曹衣出水”和“吴带当风”之别，从衣服褶纹的走势，大抵可以看出画家的理念和技术。然而，我注意到这两枚作品，由于失去了介质，可以借势的余地很小，只能靠人体本身了。作者，被“逼”到了墙角里。

和西方艺术家相比，中国艺术家在表现人体上有一定的心理障碍。那么，倘若突破了“心理警戒线”，究竟是瓣香安格尔夫的丰腴，还是取法现代派的粗野，无疑是非常纠结的选择。因为东方民族的审美取向，决定了不管是创作者还是接受者心中多少都有“一杆秤”。“秤”，我总结了两个字——和谐；也就是孔子说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非常高的标准，非常高的境界！我以为，那位和田白玉的雕刻家做到了。

我想知道那两枚和田白玉雕刻作品现在到了什么价位，因为它不是我这个“界外”的人可以想象的。事实上，丁和拿到的也不是“原始股”，他也许并不清楚流转当中溢价加了多少重。他只报

给了我一个名字：吴德昇。

突然想起收藏家郭久康“自曝”过的一件“糗事”：十几年前，他在华宝楼看上了一枚高仅二三十毫米的和田白玉雕刻作品，卖家开口“非十五万不卖”，他犹豫再三，在与卖家斡旋未果、鼓足勇气准备“拿下”之际，被太太和朋友死命拽出了店堂。理由非常实在：花那么大的价格买那么小的一块石头，值吗！如今，这枚作品的标价是 1000 万！“想起来就要吐血！”尽管他后来结识了它的作者吴德昇，可是再也没有“勇气”从吴手里拿到一件作品！没错，吴德昇雕刻的任何一件和田白玉作品，起板就是七位数。

作为一个和田白玉雕刻作品的欣赏者，我有幸在吴德昇纳徒活动中与他作过深入交谈。蓄着长须，穿着唐装，一派道骨仙风，吴德昇像个老道，而言谈举止则颇为低调。他拿到了宝玉石雕刻界几乎所有的荣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宝石协会副会长以及各类含金量很足的首席技师、终身大师、领军人物、特聘教授、形象大使、顾问等；获奖无数，奖牌拿到手酸；被业界称为“赋予玉雕人物新生命的第一人”。以我小人之度之，也许，功名名就时，人就变得淡泊了？吴大师说，“眼下我最想做好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带出一批有水平的徒弟；二是创作出一批富有海派特色的作品”。

他的徒弟有五六十个，其中不乏国家级的“大师”。至于何谓“海派雕刻”？他没作明确诠释，但其作品已替他作了回答。他雕刻的裸女，形态都是丰乳肥臀。这既是模拟了中国古代美女的标准制式，也



这菜馆是徽式门头，玄关挡住了大堂，玄关前是垂耳敞怀、笑容可掬的大肚弥勒佛镀金塑像。一手抚左膝，一手把衣袂的笑弥陀处于被尊奉的主位。与供桌、香炉对应的是比家常自来水水斗大一倍的凿石鱼池，池中清水直逼尺许的水底。引起阿弟兴趣的是不多不少七条红彤形的小金鱼。

笑弥陀背衬的一轮金圆借着电灯的黄光把闪亮的金色投进石池，小鱼愈加透亮，也愈加见红。细而又小的红金鱼你照我应似地都以几乎微小到看不见的幅度起鳍摆尾，慢慢悠悠地游在水中。

开始时阿弟觉得这样子很有情趣，等于把徽州大户人家的鱼缸搬到了前厅。待进了雕梁画栋、青瓦回栏、砖雕格

暗合了西方古典女体雕塑的审美趣味。问题是，和田白玉鹅卵石架构，既不可能再现中国绣像里的杨贵妃，也不可能复制卢浮宫里的维纳斯。怎么办？变形！吴德昇刀下的女体造型都呈 S 形，而且，纤细的手臂和肥壮的大腿，丰满的胸脯和清减的腰身，形成强烈反差。我们常说，比例产生美。或曰：如此不合比例，怎么能美？吴德昇的破解之法是“用好线”：一、增强刻线的虚实变化；二、光线必须贯通。他强调，雕刻时如果不讲究虚实变化，每根线条都交待清楚，形象一定不生动；而美玉贵在光泽，雕件切面上的光线，必须自始至终流畅、可感，不能断掉，否则美感顿失。他的话外行可能一下子听不懂，没关系，倘若他的作品能令人赏心悦目，自可明白其中蕴含的美学追求。

吴大师是否认同我对于海派雕刻的理解：“打通中外艺术创作的理念，杂糅中外雕刻技术的特质”？和书画家不同，宝玉石雕刻家绝大多数从事的是“来料加工”，因此，他们的作品总是“被收藏”，自己留存不多。所以对于作品的市场表现，吴德昇淡然处之。但市场却不那么客气，因为收藏者深知，一枚小小的和田白玉，光打磨就得花三个月时间；上手雕刻，起码就是一二年（想象一下，一个有成就的书画家在这样的时间段里可以产生多少价值）；再加上和田白玉本身金贵；尤其是出自名家手笔……

诚然，把艺术家、艺术作品和价格捆绑起来似乎是件很庸俗的事，不过，价格至少是个参照物，一定意义上说，它直观地折射出艺术家或艺术品的地位和成就。

从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说过一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如今，“大师”称号满天飞，我倒希望看到真正的“大楼”——大作品——出现，以为这才是最重要的。想必吴大师会很以为然的。

女儿变妈，媳妇成婆，是女性家庭角色的转变。廖阿姨比同辈姐妹变得早，24 岁女儿变妈，52 岁媳妇成婆。儿媳进门时，自己的婆婆还健在。不久，第四代诞生，廖阿姨忙得四脚朝天。媳妇菁菁休了半年产假后，要去上班，便带着宝宝回了娘家。临走跟廖阿姨说：“姆妈，依也该歇歇了，让宝宝外婆带一哈。”

廖阿姨为媳妇的体恤感动得几乎落泪。开始几个月每逢双休日，儿子一家回来度周末。再后来只见儿子一人回家，间及，儿子吱吱唔唔地道出原委，妻子正撺掇他跟父母分家。说分家，其实就是要另买房子。

廖阿姨指着儿子的鼻尖：“依要逼死呐爷娘啊？再买一套房子，钞票呢？”廖阿姨觉得这个看似温柔的媳妇，辣手咯。

入夜，她讨教老伴。老伴没好气：“屋里厢啥辰光是我说了算？我没办法！”老伴的话没错。家里一直是廖阿姨作主，她只好怨儿子无能，只晓得跟爷娘拗手劲；又觉得儿子可怜，赚不动钞票，受老婆的气。

婆媳“冷战”由此开始。廖阿姨想孙子了，只能腆着脸上亲家门去看一眼，亲家就是不让她带孙

子回去。某日，又是儿子一人回家。儿子不再嘟囔，利索地道出了解决方案：把家里这套三房二厅的商品房卖脱，再去买两小套旧房子。廖阿姨反应敏捷：“我们这套房是外环外，卖不出价钿！”

儿子早有准备：“你们这个小套还在原地选购，价钿不贵，我的这套嘛要选在丈母娘附近，她家附近小学，初中都是重点，钞票不够我就买老公房一室户，只要轧进学区房就行。我买的一室户让丈母娘去住（岳父已亡），我和菁菁住她家的两室户……”

计划缜密，无可挑剔。廖阿姨明白，这样的计划儿子是想不出的。媳妇打出孙子读书这张“牌”，让你拒绝不得。她迅速地判断：如果不买账，那将破坏了婆媳甚至是母子关系；顺水推舟，则相安无事，好在婆婆已去世，住个一室一厅也过得去。

廖阿姨长叹一声：“好吧，下午就去挂牌，卖掉后的钞票一分为二，我的房子我自己挑，你们买大买小我不管了。”儿子一脸喜悦，转身向媳妇邀功去了。

搬家前，照例要作租房打包。收拾到婆婆生前居住的小房间时，五斗橱上

窗的大厅，落座在本色的木桌前木凳上，品尝了阿弟爸爸点的腌鲜鳊鱼、虎皮豆腐、茶笋炖排骨这几道经典徽菜之后，他觉得宣城这家菜馆已经把菜品和场景高度地“徽”起来了，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充满了徽州的味道。

回到家里，阿弟好几次想到这叫“韵江南”的菜馆。他觉得这小小的金鱼是常驻菜馆的小主人——鱼是迎宾员，与笑弥陀一起喜迎宾客；鱼是小居士，映衬笑弥陀万事能容之大肚；鱼是定心丸，告诉客人说这里的经营者心平如水；鱼是哲学家，阐述店家与顾客鱼水相依的相互关系。

阿弟爸爸笑了：老板可能只是想养鱼玩玩吧，阿弟你凭什么想啊想，想出这么多道道呢？



婆婆的遗像让廖阿姨泪腺顿开，思绪像电影里的倒叙镜头。

那年，老房子拆迁，分配动迁住房时，廖阿姨原本想采取兄弟三人轮流赡养婆婆的方案，把属于婆婆名分的新房面积平摊到三个儿子头上。而婆婆却执意要将自己的面积划到大儿子名下，结果，老二老三都是一室一厅，老大分得两室一厅。从此，婆婆就跟着大媳妇生活，包括后来卖掉动迁房，去外环外买了商品房居住。在与婆婆共同生活的 20 多年里，婆婆行事习惯看媳妇的脸色。而今，自己当了婆婆，没料想强势了半辈子，却“栽”在媳妇手里，廖阿姨只能服输。她此刻的眼泪倒不是为自己流，而是替已故的婆婆委屈。

想到这里，廖阿姨豁然开朗。她觉得应该学学故世的阿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婆媳和睦，万事大吉。

今宵打谜	
沈人安	案子重审
(电影导演)	
昨日谜面: 谬誉(四字美学名词)	
谜底: 不对称美(注: 称, 称许; 美, 赞美)	

于淑珍是中国乐坛公认的德艺双馨的歌唱大家。如今她已到耄耋之年，仍热衷于公益活动和教学一线。前不久做客央视，向人们尽情地倾诉她从艺一个甲子，向大海般生命咏叹。

于淑珍天生有副好嗓子 and 超凡脱俗的乐感。当年，她在天津一家工厂当学徒工时，就已显山露水。

多次在天津市的职工汇演中夺魁，被业内专家看好。

1956 年初，非科班出身的于淑珍才二十岁，就被破格调入天津艺术剧院歌舞团（现天津歌舞剧院）当名专业歌唱演员，从此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进入歌舞团后的于淑珍如鱼得水，尽情地吮吸着这艺术殿堂里的养料。

平日常除了废寝忘食地钻研业务外，还不失时机虔诚地向团里的前辈艺术家讨教，并抽空遍访京津两地的声乐专家，博采众长。除此，于淑珍还拜师学习河北梆子、京剧和各地民歌。长此以往，她已能把中国的民歌、戏曲和西洋科学唱法，自如地拿捏于一体，并逐渐形成自己“中曲洋唱”的独特风范。经过许多年的磨炼，于淑珍已成长为歌舞团的台柱，并有天津第一女高音的美称。

1963 年春，随着上影新片《李双双》，在全国的火爆上映，天津作曲家王玉西也创作了一首反映妇女解放、当家

作主的歌曲《李双双小唱》，作品欢快跳跃、朗朗上口，是专于淑珍量身定做的，此歌在当年的“五一”晚会上首唱后不久，被中唱公司灌制了唱片。这也是于淑珍崭露头角的第一首作品。

于淑珍出色地主演过《向秀丽》《刘胡兰》《洪湖赤卫队》《江姐》和《宦娘》等五部中国歌剧；还首唱过《扎风筝》《月光下的凤尾竹》《浪花啊，浪花》等许多有影响的中国歌曲。而她演唱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才真正让全国人民关注她、喜爱她。

1978 年，北影厂拍摄新片《甜蜜的事业》。于淑珍在“第一时间”拿到歌谱后，如获至宝。在进京试唱录音前，她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于淑珍的嗓音甜美可人，声线又空灵飘逸，演唱兼容南北流派，有出众的诠释作品和驾驭声音的能力，可谓此歌的最佳人选。不负厚望的于淑珍，把作品表达得淋漓尽致，得到剧组的主创人员一致认可。随着影片的公演，《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传遍大江南北，于淑珍也成了歌坛当红人物。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于淑珍的歌唱事业已如日中天。此时，团里新来了一位与她人生经历相仿的女中音关牧村。于淑珍为了提携这位前途无量的新人，把原本团里一直由她压轴的演出，主动让给关牧村。此举一时也成了歌坛佳话。

充满生命体征的雕刻

西坡